

星报记者暗访暑期辅导班市场

# 办学资质成疑，公办老师身份难核实

随着暑期的来临，中小学辅导班的人气也越来越旺。不少家长都在第一时间为孩子报了辅导班，那么辅导班的教学环境、硬件设施、师资水平、教学情况等究竟如何呢？为此，近日，本报记者对合肥多家辅导班进行了暗访。

## 不少辅导班“蜗居”居民楼

在暗访中，记者发现，不少中小学辅导班“蜗居”在居民楼内，教学环境不仅拥挤，而且嘈杂，教学秩序也显得有些随意。

7月8日上午，在北二环一小区，记者找到了一个“藏身”在居民楼的辅导班。如果不打开门，压根不会发觉，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内，藏着一个名为“锐学教育”的辅导班。屋内有二个教室，一间1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内，摆放着三四排桌椅和一块白板，显得十分拥挤和简陋，六七个高年级的小学生正在上数学课。

而几步之遥的客厅里两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也在上课。两个课堂里不时传出老师的讲课声和学生的回答声，显得比较嘈杂。

在一些辅导班，记者还发现，所谓的“1对1”辅导室也仅是一个几平米大小，摆放着一张课桌、两把椅子的“陋室”，有的甚至没有空调和电扇。

## 大部分辅导班没有办学资质

通过对多家辅导班的调查，记者发现，除了一些大型教育辅导机构明确表示，拥有办学资质外，大部分辅导班都未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，没有办学资质。有负责人甚至称，有没有办学资质关系不大，只要老师教得好就行。

在一个名为“书人堂教育”的辅导班，当被问及资质问题时，该辅导班的一位老师称，已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。当

记者追问，有没有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资格审批时，她含糊地答道，辅导班是以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”的名义注册的。

据了解，像该辅导班这样打着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”、“教育咨询公司”的旗号，进行教学工作的辅导班不在少数。在招生时，辅导班一般不会主动提及办学资质的问题，而大部分家长在给与孩子报辅导班时，也不会询问这一问题。

## “公办学校”老师价格不菲且身份难核实

在辅导班中不约而同地流行着一个“行规”：如果有公办老师授课，不仅价格不菲，而且需要对身份进行严格保密，甚至有辅导班的负责人声称，想找哪个公办学校的老师都可以，只是费用比较高昂。

在记者暗访的多家辅导班中，规模稍微大一点的辅导班都声称有公办学校老师授课，而几乎所有的辅导班负责人都表示，公办老师的身份需要严格保密，因为“现在查得紧”。在一个名为“杰人教育”的辅导班里，一位接待家长咨询的老师自称其辅导班是几个

在校老师合伙开的，但不便透露身份。

当然，所谓“公办学校”老师的身价也很“高昂”。据了解，以1对1辅导一名初二学生一门学科为例，“公办学校”老师辅导的费用在100元/小时左右，如果是来自名校，费用则更高。

面对记者提出的“如何核实授课老师确实是公办学校老师”的疑问，不少辅导班负责人只表示，一旦孩子在该辅导班上课，与老师相处时间长了，自然而然就知道老师的姓名和是否来自公办学校。

## 师资水平参差不齐 收费悬殊较大

记者还发现，辅导班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，收费悬殊也较大。一些规模较小的辅导班的老师是大学生，或私立学校的老师，但收费相对比较低廉。在新蚌埠路附近一小型辅导班，孩子报一门课，上20多个课时，仅需缴纳两三百元学费，而如果同时报好几门课，还可以打折。

在中等规模的辅导班，师资力量相对好一些，声称有部分来自普通公办学校的老师，收费也高一些，一门课20多个课的课程，需要交纳七八百元。

而在号称由来自名校的公办学校老师授课的大型辅导班里，同样课程的学费高达两三千元。

本报记者

## 合肥救助站来了不少被骗女子 家在哪里已忘却 路在哪里从不知

最近，合肥市救助站来了不少被骗的中青年女性，她们或有智力障碍，或有难言之隐。昨日，记者走进合肥市救助站，与这些被骗女子进行了面对面交流。

### 现状：家在何处已记不清

她们有的躺在床上，侧着身背对着记者的镜头；有的呆呆地坐着床边，看着记者默不作声；有的则跟记者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……记者走进合肥市救助站（临时过渡点）的女受助区，六名30~40岁左右的女子正待在各自的床边，话语不多。

在房间东南角的床上躺着一名女性，头发有些凌乱，面朝里躺着，始终没

有讲过一句话；东北角的床上半躺着一名女子，穿着黄色的上衣，长发，话语极少；西北角穿粉红色上衣的女子只是不停地笑着；在门口坐着的一名妇女非常瘦弱，问及她的个人信息，只讲自己是安徽本地人，具体的家庭地址根本讲不清楚。

较之上面的四位女子，其余两名女子话语则显得多了好多。“我是广西人，

### 对话：长这么大没拍过这样的照片

当看到摄影记者对着她们不停地拍照时，爱说话的两名女子都笑了，追着摄影记者的镜头看个不停，“我长这么大都没拍过这样的照片。”一位自称21岁的女子笑着说。

“让我看看呗，让我看看。”两名女子始终跟着摄影记者的镜头，一点也不拒绝拍照，并且一定要让摄影记者把照

片给她们看看。当摄影记者打开照片给她们看时，两人都开心地笑了，还问记者当场能不能拿到照片。

在记者采访的整个过程中，其他四名女子都没有太多的话语，后来交谈中记者得知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子是名聋哑人；穿黄色衣服的女子跟丈夫离婚了，从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的心事很



她们有的已不知道家在哪里

被骗到这里来的。”这名瘦小的女子刚见到记者时有些躲避，没多会便跟记者熟了起来，开始操着浓重的广西口音跟记者聊天，“你说合肥好不？”“我讲不清自己多大年龄了。”“我也记不清楚家在哪里了。”她边问着记者各种问题，边回答着记者的提问，但是大多的答案都是“不知道，讲不清楚。”从一段时间的交流中，感觉到这名女子可能存在智力问题。

重，但是她始终不愿意敞开心扉跟记者交流。记者从工作人员那得知，她也是广西人，今年40岁左右。

“六名女子中，四名都是广西人，有两名是从亳州救助站送来的，1名是从淮北救助站送来的，还有1名是从铜陵救助站送来的。”合肥救助站站长成正忠告诉记者。

### 救助：将送四名广西女子回家

“这些女子大多都受过精神刺激，大脑都跟常人有些不一样。她们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太好，被骗到外地，有的卖给人家当老婆，有的被骗去当坐台小姐，之后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。”合肥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说，在该站救助的被骗女子中，广西人居多，此前，该站已经救助过一些被骗的广西女子。

成正忠介绍，目前该站已经与广西南宁站取得了联系，其中三名广西女子均已经与其家人取得联系，有一名广西女子的家庭地址正在核查中。“我们会尽快将她们安全护送回家，并且会安排工作人员全程护送她们回去。”

成正忠 实习生 吴晶  
记者 赵莉/文 李超钰/图